

永不卷刃的战刀

—记战斗在农业战线上的复员退伍军人



永不卷刃的战刀

——记战斗在农业战线的复员退伍军人

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

一九七六年一月 北京

永不卷刃的战刀

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辑

*

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零一工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3 · 字数 80,000

1976 年 1 月第 1 版 (北京)

197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目 录

万里征途不歇脚

——记红军老战士共产党员甘祖昌 (1)

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

——记红军团长方和明同志继续革命的事迹 (11)

离职休养不停步 万里长征继续走

——记红军老战士肖飞继续革命的事迹 (19)

“离休也要继续革命”

——记共产党员、离职休养干部周先进 (27)

继续革命的先进战士——朱有林

..... (34)

革命不停步 退伍不褪色

——记奋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复员军人谭长桥 (41)

永不卷刃的战刀

——记战斗在反修前哨的转业军人田青 (51)

努力奋斗办武装

——记转业干部、公社武装部长李光华同志的先进事迹 (58)

她没有下“战场”

- 记原志愿军某部护土长李春华回乡
坚持继续革命的事迹…………… (66)
- 泰山青松种天山
- 记济南部队工程兵某部复员干部
麻文成的先进事迹…………… (73)
- 三湾新社员
- 魏亮升到江西永新县三湾公社三湾
大队落户记…………… (79)
- 扎根边疆 豪情满怀
- 记江苏籍退伍战士倪惠康、李德祥
到西藏列麦安家落户…………… (84)

万里征途不歇脚

——记红军老战士、共产党员甘祖昌

黎明来临，朝霞满天，翠绿群山呈笑颜。在通向田间路上，一位年近七十的老战士，身穿粗布衣，肩扛锄头，脚登草鞋，腰间别着一杆旱烟袋，同男女社员一起迎着旭日，踏着露水，说说笑笑地走着。这位老战士，就是十八年前回乡务农的老红军甘祖昌。当年，他不当部长当农民，曾在全国传为佳话。如今，十八年过去了，他仍然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分，朝气蓬勃地战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积极贡献力量。当地群众看到他这样大年纪，还保持这样好精神，都赞扬说：甘祖昌真是万里征途不歇脚，不愧为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！

“我是回来种田的，不是来当官做老爷”

甘祖昌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，经受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锻炼，全国解放后任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后勤部长。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，他头部三次负重伤，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使他不能坚持领导工作，领导和同志们都建议他到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去长期休养。但是，他牢记毛主席关于“夺取全国胜利，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”的教导，认为共产党员决不能享清福，而必须继续坚持战斗，毅然向组织要求道：我虽然不适应在领导岗位上工作了，

但我还有一双手，我要回到家乡去当个新农民，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。

一九五七年，经过党组织的批准，甘祖昌带着全家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——江西省莲花县坊楼公社沿背大队，踏上了新的征程。

甘祖昌一到家乡，就向党支部报到，说：“我到农村落户来了，和同志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。”第二天，他到商店买了几只大粪筐，第三天清早就打着赤脚，穿着黑布衫，背着大粪筐在湿漉漉的田埂上拾粪。从那以后，十八年如一日，除了生病、外出开会以外，他几乎天天和社员一起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。社员们关心地说：“老部长，过去你为革命吃了那么多苦，现在身体又不好，就不要和我们一样干了，指点指点就行啦。”甘祖昌笑着说：“我是回来种田的，不是来当官做老爷，怎能不劳动？”

为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，甘祖昌象当年打仗一样地豁出命来干。沿背大队是个山穷土瘦的地方，全大队三分之一的土地是冷浆田，产量低。甘祖昌带领社员群众详细地察看了六十多亩冷浆田，开了二十多次调查会，找到了改造这种田的途径。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，他们在数九寒天便展开了改造冷浆田的战斗。他每天第一个来到田头，带领社员跳进结着一层薄冰的冷浆田打木桩，筑篱笆，捞稀泥，开沟排水。他们连续奋战五个冬春，把全大队的冷浆田全部改造成了大寨田，亩产量提高两倍以上。县里在沿背大队召开现场会，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，全县掀起了改造冷浆田的热潮。

坊楼公社有条沿江河，两岸却有不少“望天丘”，年年遭旱灾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，甘祖昌又爬山越岭，亲自去

勘测、调查，提出了拦河筑陂的计划，并且在公社党委领导下同社员群众一道投入施工战斗。工地附近没有公路，水泥、钢筋等物资不能用车子运进去。甘祖昌组织几十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成立突击队，并鼓励他们说：“过去我们开发南泥湾，耕田没有牛用人拉；现在，汽车开不进来，我们还有双肩嘛！”他喊了声“跟我来！”就领着大家扛的扛，挑的挑，沿着崎岖的山路，把物资从七里外的地方运进了工地。炸药不够，甘祖昌就带领大家拆旧墙，蒸土硝；土箕坏了自己修；钢钎坏了自己打。多少个清冷的早晨，他第一个来到工地；多少个北风呼啸的夜晚，他和社员一起挑灯夜战。五个月后，一座蓄水量五百五十万立方米的江山陂建成了，四十三里的水渠也同时完工了，五千多亩土地得到灌溉，“望天丘”变成了旱涝保收田。

甘祖昌患有好几种病，党组织和社员群众非常关心他的身体健康，一再劝他好好养病，注意休息，他总是乐呵呵地说：“没关系，这点病算得了什么？我们不能为了活命丢了革命！”只要能起床，他一天也闲不住；工作起来，常常连药也忘了吃。

一九七〇年冬，甘祖昌患了冠状动脉性心脏病，肺气肿也复发了。当时，他家邻近的屋场大队正准备修建龙潭水库，有人提出一个不切合实际的方案。甘祖昌知道后，就带病来到屋场大队，和干部社员一起翻山越岭，勘测地形。大家见他又咳又累，头上直冒汗珠，多次要他回去休息，他怎么也不依。他把汗水一擦，继续前进。经过顽强的努力，他们终于把那个地方的地形、地质等情况搞得一清二楚，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，结果比原设计少修一条三、四里长的渠道，十多户人家也不需搬迁了。在兴建水库的

过程中，他还是三天两头来到工地。后来，他病倒了，只好住进医院治疗。但他人在医院，心却在工地上。医生要他至少住三个月，他只住了三十五天，就带了些药回家投入了修建龙潭水库的战斗。

在坚持农村的社会主义道路，同阶级敌人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，甘祖昌更是挺身而出，无所畏惧。

一九六二年，刘少奇刮起一股“三自一包”、“四大自由”的妖风。这时，有人送给甘祖昌一份所谓“百户调查”的材料，企图证明自留地收入“高于”集体收入，为单干制造舆论，并且告诉他：这个材料是有来头的。晚上，甘祖昌戴着老花镜学习《共产党宣言》。“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：消灭私有制。”伟大导师的教导使甘祖昌心明眼亮。他想：中国革命几十年，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，洒热血，为的就是实现这个伟大理想。现在有人竟然宣扬单干的优越性，这不是想重新恢复私有制，要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去吗？他认定这是一股妖风，必须坚决斗争。第二天一早，他打着赤脚，背着挎包、米袋到群众中进行社会调查，了解农村人民公社前后变化情况和两条道路斗争现状。他花了半个月时间，走访了十个大队，最后，整理了坊楼公社两个大队两条道路、两种结果的情况对比的材料：富冲大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，粮食连年增产，由原来缺粮、缺钱、缺牛的穷队，变成了年年超额完成征购任务，队有积累，户有余粮的先进队；而和富冲大队田靠田、村挨村的方陂大队，由于把集体的田分给私人种席草，任意扩大自留地，资本主义思想泛滥，粮食连年减产，一年吃回销粮六万多斤。甘祖昌带着材料，向莲花县委汇报了调查经过，用正反两方面事例说明“只有社会主义能够

救中国”的道理。县委根据他的建议通过了一项决议，在农村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，开展两条道路斗争，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。

十几年来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甘祖昌和贫下中农一道，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艰苦奋战，顶住了刘少奇、林彪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，破坏干扰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妖风，促使坊楼公社不断前进。全公社先后建起了江山陂、快省陂、峙垄陂、马家场水库、龙潭水库等水利工程，旱涝保收面积由百分之二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五以上。不毛之地的红壤岗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，低产的冷浆田变成了粮棉高产的丰收坂。全公社还兴建了十二个小型水电站，队队都用上了电灯，农副产品加工也都用上了电力，整个公社呈现一派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新景象。一谈起这些变化，社员们都称赞甘祖昌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“顶梁柱”。

“要挑老红军的担子，不能摆 老干部的架子”

甘祖昌南征北战几十年，从不居功自傲。他常说：“要挑老红军的担子，不能摆老干部的架子。”他回乡以后，很长一段时间，都是同他两个弟弟家挤在一栋房子里住。有关部门按照国家规定多次要拨款给他盖房子，他都谢绝了。村里的人说：“按照国家规定，给你盖房子是应该的嘛！”甘祖昌说：“国家规定可以给我盖房子，这是党的关怀。但是我们不应该追求这种特殊照顾。现在国家搞建设，用钱的地方很多，我家暂时能够住下就行。”后来，家里人口增加了，老房子实在挤不下，甘祖昌就带领全家老小，利用农

闲时间自己动手打砖做瓦，盖起了一栋普通民房。省民政部门的一位负责同志到他家，见窗户没有装玻璃，提出要给他买玻璃装上，甘祖昌说：“窗户上装玻璃，在城市是大众化，在我们农村，那就是‘小众化’了！”直到现在，他家的窗户还和当地社员的一样，是用塑料薄膜蒙的。

甘祖昌经常告诫自己：一个老干部，如果因为自己资格老，过去职位高，连身体也高贵起来，只讲养身，不讲革命，追求生活上的享受，天长日久，就会导致政治上的蜕化变质。回乡十八年来，他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。他吃的、穿的、住的都和普通社员一样，连抽烟也是用自己做的旱烟袋，抽的是自己种的烟叶。一年夏天，他出差到江西省东乡县。县委领导同志前来看望他，找遍了饭店的套间、单间、双人间，都没有找到，最后在一个普通的大房间里找到了他，看到他和几个旅客住在一起。今年三月中旬，他到北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，穿的还是在新疆穿过的那身打了几处补钉的旧棉袄，带的还是那只旱烟袋。

甘祖昌回乡后，国家仍然给予他在部队时的工资待遇。他没有把这些钱看作是私有财产，花一分钱都要掂一掂分量。他说：“工资是国家给的，是劳动人民给的，我们只有把它用到革命事业上去的责任，没有丝毫挥霍浪费的权利。”他家有副帐钩坏了，他爱人说：“买副新的吧，只要几角钱。”甘祖昌说：“只要几角钱？几角钱可以买好几斤化肥，多打十几斤粮食。”他找了根铁丝，自己做了一副。甘祖昌有条毛线裤，是抗日战争时一位烈士生前送给他的，当时已经很旧了。甘祖昌穿着这条裤子，在南泥湾开过荒，在晋西北打过蒋匪帮，在新疆办过工厂。回乡以后，这条

裤子又伴随他十几年，已烂得无法再用毛线补织，他就用布块缝上去，继续穿。甘祖昌自己这样节俭，可是，对支援发展集体经济，帮助社员解决生活困难，却十分慷慨。邻近的星场大队兴修一个水库，资金不够，打算要国家贷款。甘祖昌知道后，便对星场大队干部说：“不要向国家伸手，还是自力更生吧！”他主动拿出六百元工资支援他们。星场大队干部社员深受感动，立即发动群众自筹资金，克服困难，建起了水库。为了帮助集体兴修水利、购买化肥、添置农业机械、解决社员生活困难，十几年来，甘祖昌捐出的钱占了他工资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。有人问甘祖昌：你有官不当，有福不享，有钱不花，到底图个啥？甘祖昌爽朗地回答：“我们干革命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，不是推翻一个剥削阶级再培植一个新的特权阶层。我们干革命是为了消灭私有制，解放全人类，实现共产主义。”

“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传家宝，
不能留下安乐窝”

甘祖昌的大儿子锦荣，子女比较多。他看到社会上有的老人为子女造房子、置家具，很羡慕，便提出要父亲给他盖一栋新房。这件事，引起了甘祖昌的深思：我们老一辈人到底应该给后代留下什么？是留下一个安乐窝要他们去经营，还是留下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让他们去发扬光大？晚上，他把几个孩子都找来，同他们一起学习《共产党宣言》。他指着“废除继承权”的论述，对他们说：“留下一笔物质财富，让后代过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。那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继承观。我们无产阶级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的传家宝，不能留下安乐窝。”他严肃地批评了大儿子，

又给每个孩子发了劳动手册和生产工具，并和孩子一起，订了一条“家规”：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，人人参加集体生产劳动。

甘祖昌的二女儿仁荣，是一九七二年回乡务农的知识青年。甘祖昌手把手地教她插秧、割禾等各种农活，经常检查她的劳动工分手册，不断对她进行热爱农村、热爱劳动的教育。前年夏天，仁荣参加了队里的“双抢”突击队。一天，别人还没收工，她却提前回到了家里。甘祖昌问她为什么提前回来，仁荣回答说：“这个农活，又紧张又艰苦，我干不了，我要继续上高中。”

甘祖昌见仁荣思想出了岔子，晚上，就给她讲述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一件事：一九二七年，甘祖昌参加革命后，和共产党员刘春元一起战斗。一天，他们在一起畅谈革命理论，刘春元说：“等革命胜利了，我们一定要让家乡变个样，山上长花果，山下变粮仓。”几天后，刘春元在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，倒在血泊中还断断续续地说：“要……革命……到底呀！”讲完这件往事，甘祖昌激动地说：“今天，这‘革命到底’的担子就落在我们肩上。我们一定要象当年红军那样，‘下斗争的决心，有耐战的勇气’，把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土地，建设得更加美好。”爸爸的教育，激励着女儿前进。第二天，仁荣又出现在“双抢”突击队的行列。

现在，甘祖昌有三个子女在农村当普通社员。甘祖昌对他们不仅自己言传身教，还请村里老贫农给他们上阶级教育课，用村史、家史、革命斗争史和新旧社会对比，教育他们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，把青春献给农村，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。

甘祖昌严格要求子女，要有老红军后代的革命责任感，

不能有老干部子女的优越感。他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，反对滥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，也决不通过熟人关系“走后门”。一九七二年的一天，在莲花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念书的大女儿平荣，回到家里对甘祖昌说：“爸爸，我要去参军！”甘祖昌一听高兴地问：“选上啦？”平荣低着头，半晌才说：“爸爸，你给新疆军区写个信吧，我想到那里去当兵……”原来，平荣听说莲花县不征女兵，新疆征女兵，心想，爸爸原来是新疆军区后勤部长，只要他写个条子准没问题。甘祖昌一听这个情况，就严肃地对她说：“你想参军保卫祖国，愿望是好的，但要服从国家的需要。新疆有新疆的征兵计划，干部子女更应模范地遵守国家规定，不能闹特殊，这个后门不能开。”平荣觉得有道理，就接受了爸爸的意见。

甘祖昌的三女儿公荣在小学念书时，曾经穿过一双带洞的旧鞋子上学，有的同学笑话她太寒酸，她脸刷地一下子红了。她想，可不是，我们家还穿这样的鞋，又不是没有钱买。一放学回家，她就把旧鞋脱掉，扔到墙根下了。甘祖昌把这双鞋拣了起来，一针一线地补好，然后交给公荣，说：“你丢掉的不是一双鞋子，而是丢掉了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作风。鞋子破了洞，补一下还可以穿。思想上出了漏洞，资产阶级灰尘就会钻进来，可要警惕呵！”公荣懂得了爸爸的意思，就高高兴兴地把这双打了补钉的鞋穿上。甘祖昌还手把手教她补鞋袜，缝衣服，让孩子从小懂得艰苦朴素的重要。

坚持万里征途不歇脚的伟大力量，来源于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。

早在革命战争年代，甘祖昌就注意学习革命理论。同

乡以后，不管工作多忙、困难多大，他一直坚持刻苦攻读。几年来，他读完了四卷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和列宁、斯大林的部分著作，两次通读了《毛泽东选集》一至四卷。他学以致用，努力改造世界观，不断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。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，甘祖昌结合回顾自己的战斗历程，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，又向自己提出了一个新课题：要把革命工作做到底，不但要艰苦奋斗，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厦添砖盖瓦，更要自觉地带领群众一锹一锹地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，一步一步地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。甘祖昌说：“人到七十不算老，革命斗志不能衰。干革命不能船靠码头车到站，一定要万里征途不歇铁脚板！”

《江西日报》记者 新华社记者

（原载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八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

——记红军团长方和明同志 继续革命的事迹

一个革命战士，应该怎样反修防修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？

对这个问题，我们的红军团长、湖北省红安县柳林公社五大队党支部书记方和明同志，用回乡二十六年的战斗实践，作出了生动的回答。

从“官”到民没有万里长城

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，象春雷震撼着大地。六十七岁的方和明，在油灯下，聚精会神地看书学习；在收音机旁，聆听着毛主席的指示；在葱绿的田野里，和贫下中农讨论着这个关系我国发展前途的头等大事。他心情十分激动……

在旧社会，方和明同志当了八年长工，是他家第三代雇工。一九二七年夏天，毛主席把武装斗争的革命火种，撒向了鄂东地区。就在这一年，方和明参加了黄（安）麻（城）秋收起义。随后，参加了红军，参加了党。他跟随毛主席爬雪山，过草地，转战南北，经历大小战斗二百多次，七次负伤，十五次立功。方和明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，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，作出了贡献。

一九四九年冬天，党组织要体弱多病的方和明在延安休养。他响应毛主席关于“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”的伟大号召，申请回乡务农。他说：“革命需要打仗，我扛起枪是战士；革命需要建设，我拿起锄头当农民！”

就这样，方和明揣着党员介绍信，背着行李卷、炒面袋，满怀豪情离开延安，回到了刚刚解放的家乡。从此，这个久经战火考验的战士，从一个战场走向另一个战场，前进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！

冬夜，小油灯在寒风中跳动。被蒋匪军烧过两次的小屋里，聚满了欢迎他的乡亲。大伙向他倾诉着解放前遭受的苦难，他向乡亲们畅谈着革命的伟大胜利。他鼓舞大伙说：“解放了，我们要建设新的生活！”

第二天，方和明把复员时政府给他的五百斤米，卖了二百斤，买了些农具，开始了建设新农村的战斗。

解放初期的困难，考验着英雄的战士。有人对他说：“老方啊，你有困难，为什么不跟政府挂挂钩哇？”方和明昂起头，说：“有困难自己克服，不能向国家伸手！”乡政府听到群众反映，两次派人送来棉衣、救济费，他都不要。他说：“别人比我更困难，还是拿去照顾群众吧！”

正在这时，县民政科通知方和明到七里坪填写残废证。他去了，工作人员问他：“你在部队担任什么职务？”方和明说：“我是个红军战士！”以后别人问他，他还是那句老话：“我是一个红军战士！”

是的，方和明是个永不褪色的红军战士。在他看来，一个共产党员，不能把资格、功劳、等级，当作抬高自己、索取报酬的资本。从“官”到民没有万里长城。革命需